

心雨绵绵

清明时节雨纷纷

○河流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不仅是对我国清明时节所有祭奠人的生动描绘,也是对我每年清明回家时的真实写照。每每这一天,我都会去父母的坟前烧一炷香,磕三个响头并献上一束鲜花,然后流着热泪告知父母在天之灵:“老爸老妈,我又来看你们了……”

父母在世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

父亲文化不高,两年私塾而已。但父亲性格固执,从来是说一不二,是家里绝对权威。无论事情对错,他都不许小孩顶嘴申辩,申辩那就是犟嘴,犟嘴是要受到惩罚的。这惩罚嘛,不是“笠壳子”就是“条刷芽子”。

所谓“笠壳子”,长沙方言就是用食指戳脑门;而“条

刷芽子”则是抽几枝扫地用的小竹条扎在一起抽屁股。打在屁股上那个疼哟,既不伤筋骨又钻心的痛,可厉害了。

也许,正是这种“棒子下面出好人”的教育方式,让我们兄弟姊妹这辈子都受益匪浅。尽管父亲简单粗暴,却养成了我们兄弟姊妹凡事都有轻有重,有较好的“自律性”,从小就知道“好自为之”是最佳选择。

母亲刘氏,读过高小。外祖父是位码头工人,在母亲一岁时就离世了。由于家里失去了顶梁柱,母亲高小没读完就辍了学,一直跟着外婆,熬到16岁就嫁给了我父亲。

母亲受过的苦可不少。我听得最多的一件事是:1938年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为阻击日寇侵犯,采用了“焦土政策”,一场大火把整个长沙搞得妻离子

散,鸡犬不宁。那时我家就住在长沙城南路49号,而那场大火用母亲的话来说:“全家被烧得连黄篾筷子都没有一双。”

一贫如洗,日子怎么过?没有办法,母亲只得带着奶奶和年幼的大哥四处流浪,满世界去找漂泊在外的父亲。先后经衡阳,到桂林,过独山、穿麻尾,最后历尽千辛万苦才于一年半后,在昆明西南运输处找到开车的父亲。

漂泊的日子不好过,不堪流离颠沛的奶奶也于1940年3月病逝在去昆明的路上。直到全国解放后,一家人才又回到故乡长沙乡下老家。

母亲善于勤俭持家,也喜欢讲故事。无非是她所经历过的一些生活片段和忆苦思甜,仅此而已。尽管有些故事我们耳朵都听得起了茧,但听完之

后还是会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立即把攒了好久的几毛“压岁钱”全部上交给母亲。

当然,也正是由于这些忆苦思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养成了我们兄弟姊妹从上到下都非常省吃俭用,都有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随着国家的富强,家里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而母亲开心的事情也不少。其中最让她开心的和得意的就是刚解放土改那阵,她光荣地当选上了乡里的“妇代委员”。每次一说到这些,她心里就会充溢着满满的自豪感。

我是家里最后一个离开父母的,因此得到的父爱母爱也是最多的。记得30岁那年生日,母亲还一定要父亲提着一只老母鸡,去小县城看已经参加工作的我。这在众兄弟姊妹

中是很少有的,也让我终生难忘。而后当她们老了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没能很好尽到自己的孝心。除每年过年回家一趟外,平时很少照料。即使是在2012年母亲仙逝时,我都迟到一天没能最后送终。听姐姐说,母亲临终前一直在呼唤着我的小名,然而,等到的只是我晚到的泪水。那悔恨的泪水,也一直在我心灵深处流淌。

多年来,我一直在愧疚。鉴于父母已不在,现在逢年过节我连自己那个老窝都很少回了,但每年有一件事必须要办:无论时间和条件怎样,清明祭扫却是风雨无阻,必去故地天安公墓祭奠父母双亲。在墓前烧一炷香,以示我深深地愧疚与惦念。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欲问断魂者谁?我也!

笔随心动

体验“马拉松”

○媛媛

上传了《“完”美婚姻》的最后一章大结局,心头百感交集,感觉有江郎才尽的掏空感、心力交瘁的虚脱感。当然,对这部长篇小说,我也有些许“自圆其说”的小得意,甚至现在还没有从创作气氛中走出来。

这是我的第一部网络小说。这样的写作对自己来说,更像是跑了一场“马拉松”。那每天必须的字数,必须的章节,就像是一道紧箍咒!这一度让我以为自己过得了小说中的人生。

第一次看到读者留下的书评,就像是见到长跑中的啦啦队。兴奋、激动,犹如给自己加了油、打了气,让自己的脚步重新变得轻快,仿佛那终点就在自己眼前清晰起来。读者们的那些评论,于网络作者绝对是一种驱动力,那些日子里每天早晨睁开眼,查看读者们的留言是我必需的能量。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自己要写这本小说真是有点“初生牛犊”的冲动。所幸从联系网站编辑、发送小说的简介大纲,直至签约上架等过程,好像一切都顺利!当然,要感谢李老给予的指点帮助。

网络小说对时间的要求,曾让我有点无所适从。常常是白天写的内容,当天必须发布出去,甚至都来不

及仔细检查一下错字和病句。一次在临上传时却发现弄丢了要更新的章节,于是翻电脑倒U盘!可是,折腾了一个小时也未能找到那“越狱”的章节。遇上这种情况只能急中生智,用了10分钟想了一段能连接上下章节的过渡段,匆匆地、狼狈地上网更新。那夜做了大半宿的噩梦,梦里都是读者们的质问声!第二天在书评区里,依旧是那些或褒或贬或批的评论,似乎读者没怎么发现重大漏洞,但惊魂未定的我还是心有余悸。

如果说,写作网络小说是跑“马拉松”的话,那读者就是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啦啦队!谢谢你们一路上的加油打气呐喊,感谢你们一路陪我哭陪我笑。女主角最后那坚强独立的形象,是在你们的反馈意见中逐渐清晰、立体起来的。是你们让她拒绝了那个欣赏她却不能照顾她的周凯;是你们让她离开了那个背叛婚姻、背叛家庭的总裁丈夫;是你们让她放弃了那份道德绑架来的富足生活;是你们让她以独立的个体立足于这个社会……

对于这部网络长篇小说,虽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毕竟是我为之付出心血的第一部。

人间真情

一碗小米粥的问候

○王宗平

作为一名医生,我收到过病人送来的林林总总的礼物。有的实在推脱不掉,我就将它们折现,然后把钱打到病人的住院账户里。这些礼物中有自家养的鸡、种的菜,有亲手酿的酒,甚至还有自纳的鞋底。它们带着浓浓的情谊翻山越岭,有的甚至漂洋过海送到我手里。

记得有位病人得了肿瘤,千里迢迢从内蒙古来杭州求医。一开始,她情绪低落、郁郁寡欢,除了我向她问病史或查房询问以外,平日里她几乎一言不发。我尽力去安慰她,虽然我明明知道在病理报告出来前,说什么都只是安慰而已。后来,她被确诊为皮质性囊肿(良性肿瘤),她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恢复了以前的乐观开朗,话也逐渐多了起来。

每天早晚我查房后,她总是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医生,你能不能陪我唠唠嗑?”而我每天排着三四台手术、管着二十几位病人,总是形色匆匆。但每当这个时候,我实在说不出“没时间”,就陪着她聊病情。

病愈出院后,她从家乡内蒙古给我寄来一大堆干果和奶酪,其中有一大袋黑色的坚果硬如磐石,据说是野生的榛子。我几乎咬断了门牙,它依然纹

丝不动,用榔头敲打也无济于事。直到今天,我也没能享用它。那一堆榛子,至今还完好地堆放在厨房的角落里,但我总舍不得扔了它。

还有一位来自陕西的病人出院后,特意让家属送来了“一点大蒜”。当时我正准备上手术,只好在电话里表示感谢后,请他先放在办公室里。

下了手术台之后,我推开办公室的门——天啊,这怎么能叫“一点大蒜”?那可是整整两大麻袋啊!足足半个月,浓烈的大蒜味弥漫在整个办公室,同事们都调侃我是不是找到了攻克癌症的“蒜疗法”。那段时间我都“魔怔”了,见了谁都要问一句:“你要大蒜吗?”直到最后同事看到我就说:“你要大蒜吗?”

今年春节,我在医院值班,一位家在黑龙江偏远农村的病人突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一趟,他只是为了给我扛来20斤小米和5斤红糖表示感谢。看着风尘仆仆的他和他身边那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破旧蛇皮袋,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受。但我知道,这些是绝对不能让他再重新扛回去的!那晚,妻子将小米熬成粥。小米粥很好喝,带着几缕黑土地特有的香甜,让人倍感温馨。



俯瞰千岛湖

郭建生 摄

真情流淌

赞环卫工人

卢健生

每天清晨
从你们摆动的双手中
发出沙沙沙的阵阵声响
和着早起的鸟鸣
仿佛演奏一首美妙的交响曲
在大街小巷的上空荡漾

街道上
你们一个个老黄牛一般
弯腰驼背,汗水晶莹,古铜色脸
挥动扫帚,除去尘埃,驱散雾霾
走一步,净一线
走两步,亮一片
带走的是污秽,留下的是新颜

你们不知疲倦,日复一日
你们知道
城市的美丽靠你们打扮
你们从事的不是个人职业
是整座城市的气象万千

你们不再让我们的城市
垃圾凌乱,尘土飞扬,脏乱残留
你们要还城市一片蔚蓝的天空
清新的空气,树木葱茏
花多彩,草绿茵
鸟鸣唱,蝶飞舞
笑脸灿烂
描绘美好人间

慰别离

——感怀清明节

郑映荣

别说再也无声息
且听风声借雨声
风潇潇兮雨霖霖
风风雨雨话人生
还听鸟鸣和虫鸣
如歌如吟寄我情
别说再也无踪影
别看轻雾和浮云
雾漫漫兮云悠悠
聚散不离天地魂
草木枯槁复青青
桃红柳绿又清明
别说再也无返途
当知归途是这回
无中生有去无踪
万千钟灵皆化身

感悟人生

来日方长并不长

○王珍

大哥从美国回来,在微信上招呼我说:“昨晚快9点了才到家,家里一塌糊涂,搞卫生要紧,所以到现在才跟你联系。”我说,那是的,慢慢来,来日方长。

大哥哈哈一笑,说,来日方长?你毕竟年轻!

我的心里忽然一紧:来日方长还真的不是我可以说的。人从出生那天起,即使是无灾无难无病痛无意外,顺顺利利活到长命百岁的话,也就36500天。谁的人生不是屈指可数的呢?谁又不是这个世间的匆匆过客?

我们总以为人生很长,掐指算来我们能够正经做点事情的日子其实很短。记得我在采访摄影师张望时,他曾经问我,是不是对自己从事的职业满意?我想也不想就说,是呀,

除了能写点文字我还能做啥?张望说,你又没有试过做别的事,也许那些你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你真的去做了,做得比你现在的写作更有成就也是有可能的。他又说他自己喜欢的其实远不止摄影,绘画、音乐等都是他的酷爱。艺术殿堂的瑰宝那么璀璨,他多想登堂入室有所建树,只是生命实在太短,想做事情实在太多,哪有时间都去试一试?

张望是一位善于思考也善于把握自己人生走向的人,与其什么都去尝试、什么去搭到一点边,浅尝辄止,不如凝练才情、时间、精力,先踏踏实实做成一件事。所以,他在摄影艺术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荣获中国摄影界最高成就奖“中国摄影金像奖”;荣膺世界艺术摄影最高奖“奥地利国

际摄影艺术展”专题组冠军。

有一位中学老师给学生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在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可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三只猎狗狂追。兔子爬上一棵大树,仓皇中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死了正仰头看着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

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学生们七嘴八舌:“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

“还有呢?”老师继续发问。同学们面面相觑,挖空心思也找不出问题了,老师这才意味深长地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都没有提到,土拨鼠到哪里去了?”

故事的寓意是:在追求人生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有时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分散精力,扰乱视线,以至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追求的目标。所以,不要忘了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哪去了?

真的是这样,假如我们在中途迷路了,走错了,上错了车,遇到了错的人,等到醒悟,回过头去,该从哪里开始后悔都找不到了。人生的时间就那么点,容不得我们有太多的分心。你把时间耗在电视、电脑、手机等大大小小的屏幕上、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络上,和人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就少了,与亲朋好友们真实的陪伴相聚就没了。

真的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更没有那么多的后会有

期。多少人在为“再不相爱我们就老了”而焦虑;多少人因“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而遗憾;多少人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而后悔……人生本来不长,余生更是短得可怜,还有多少日子,够我们浪费,够我们消遣,够我们作贱,够我们悲叹的呢?

所以,假如还来得及,假如还有机会,一定要抓紧,马上去行动,不要把今天能做好的事情等到明天再去做。记得上大学时因为贪玩不够用功成绩一直不好,很感恩一位好心的学长在我的课堂笔记本上写下的一段话:“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吾生待明日,万事感蹉跎。”真的是这样,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时间让你去等待,何况,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百姓故事

“天堂”马蜂真厉害

○陈慈林

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杭州的消防队除了救人救火外,还有项被居民请去摘马蜂窝的“副业”,每当从电视上看到他们戴着头盔、全副武装,登高摘除那比篮球还大的马蜂窝时,心里总为他们捏把汗,只怕一不小心被马蜂蜇了就麻烦了。

没想到,那年夏天这番担忧竟然落到自己头上了。我在自家五楼阳台上,直接尝到了被马蜂蜇的滋味,那一番折腾,真的让我吃足了苦头。

是日晚8时许,我健走回家后洗好澡,到阳台上晾开衣服,怕灯光引来蚊子,没敢开灯,只借着路灯余光拿衣架。猛然间,我看到纱窗上爬着一只五六厘米长的昆虫,以为是只蟑螂,随手一把抓住在左手;刚想打开窗子扔出去,猛觉一阵锥心般疼痛,赶紧放手、开灯,赫然见一只马蜂在头顶盘旋……

仅仅几秒钟,左手食指已肿得像萝卜般粗,火烧火燎地痛,虽开着空调,汗水仍不断地冒出。我怕马蜂伤害“萌娃”小丁丁和家人,顾不得那一盆散落在地的衣服,先用雷达杀虫剂追着马蜂一阵狂喷,剿灭了肇事“凶手”后,再忍着疼痛仔细检查,确认已无“漏网余党”,方才放下心来。

喘息稍停,依稀记起媒体曾报道“有人因被马蜂蜇而丧生”,不敢大意,准备打车去医院。又想到“远水难解近渴”,应该先上网查一下应急措施。果然,无所不知的“度娘”提示:“过敏体质的人如被马蜂蜇了,可能危及生命,不可轻视。但只蜇一下尚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可先设法减轻疼痛。”于是暂时打消了去医院的念头。

“度娘”同时提示:“用氨水涂抹被蜇处,可以用碱性和酸性的蜂毒,能稍减轻疼痛!”但这大晚上的,药店就算不开门,也找不到这种什么民用作肥料的氨水啊。突然想到了万能的朋友圈,赶紧忍痛上网求助,亲们纷纷又慰问又献策,从李德胜蛇药到肥皂水涂抹,拳拳之情令人动容。

但一般药店买不到蛇

药。如今城里人洗衣服也早已不用普通肥皂了,正应了那句“远水难解近渴”的老话。土方洋方统统没用,我只能痛得团团转。突然有亲发来微信:“健康人的尿液可代氨水。”正所谓“病急乱投医”,我此时已顾不得许多,只要能减轻疼痛,不管什么办法都要试一试。更何况这办法就地取材简单易行,我自然当即采纳。情急中寻不到合适的容器,就拿了一个干净的塑料盒盛尿液,食指在尿液中浸泡了半小时后,肿胀稍减,疼痛依旧。只觉食指发烫般痛,手腕以上却冰凉彻骨。

度过了切肤之痛的煎熬一夜,天刚亮就去了社区医院。医生说,这里没有治这病的科室,被马蜂蜇要去大医院。我赶到市红会医院,在候诊室看到好几个与我一样苦着脸被马蜂蜇了的人,有的在脸上、有的在手上,原来倒霉的并非只有我一人。等了2个多小时才轮到,医生看着我红肿的萝卜般粗的食指,摇摇头说:“马蜂刺没法拔,先弄点药吧。半个月内忌酒、忌辣、忌海鲜。”医生说,夏季是马蜂活动的活跃期,每天都有数十人被马蜂蜇来就医。他建议我回去仔细查看房子周边是否有马蜂巢?

我拿着两大包“外敷内服”的中西药,回到家里。突然想起50多年前,我在浙东农村时也被蜜蜂蜇过一次。那时村里有人养蜜蜂,平时养蜂人带着蜂箱,追随各种植物开花期流动于全国各地,只有天寒地冻时才回到老家休息几天。

我当时被邻居家的蜜蜂蜇在额头上,不但脸肿了,一只眼睛也肿得只剩下一条缝。有经验的养蜂人从生产队找来点氨水,涂抹了几次,疼痛虽然还在,肿却在两三天内渐渐消了,自然也没留什么后遗症。养蜂人还送了一大罐蜂王浆,算是对我所受皮肉之苦的弥补。没想到时隔半个多世纪,在天堂杭州,我又尝到了被蜂蜇的滋味,而且蜜蜂升级为马蜂。我不禁感叹,这“天堂”马蜂真厉害啊!